乜野經步入船艙，發現了田中孝正在和一名金髮女郎緊緊的相擁著，兩人都是全身赤裸的。那金髮女郎更是惹人注目，更是誘人，白皙幼嫩的肌膚在燭光的映照下，更是美艷得不可方物。

突然，一陣輕風吹過，靜靜的，輕輕的愛撫著兩人的皮膚，髮絲，黃澄澄的燭光在風中搖曳著，左右飄搖，忽明忽暗，使得金髮女郎白玉般的胴體越發誘人。

風亦吹動了站在門外的事物，乜野經的衣衫微微的飄動，輕輕的響起，但已足夠惹起像田中孝般級數的高手靈敏的警覺。

倏忽，田中孝赤著雄岸的身軀，以鬼魅般的身法飄出艙門，舉手投足間，已向乜野經攻出十招。之後，他急退四步，立時住手，向乜野經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，「是你嗎？」語氣中帶點驚訝和興奮。

乜野經道：「是我。」

兩人立時相擁，剛才肅殺的氣氛立時鬆弛下來。

就在此時，金髮美人從艙輕輕步出，輕得就像美麗的幽靈仙子飄至凡間。

她，仍是一絲不掛的，但你不會感到絲毫的不雅，仿佛就像一件完美的玉像輕放在兩人的面前。

她，亦毫不介意乜野經目不轉睛的盯著她。她仍然是大方的向他展現著浮凸的胴體，優美的線條。

她盈盈的步著，乜野經情不自禁地注視著她，呼吸不由自主的加快，急速著。望著眼前的佳人，他仍不敢相信世間竟有如此絕色，凝視著，眼前的勾魂仙子仿佛像在夢裡般，不真實起來。

在他身邊的田中孝更以溫柔的目光，凝視著他有如天仙般的情人。這是乜野經從來都不曾看見過的。

乜野經這時已隱約從迷幻裡清醒過來，以驚奇的目光望著他。

這時候，沒有人在說話，更沒有人想去說話。

突然，金髮女郎的胴體在乜野經眼中緩緩擴大著，已靜靜的貼在乜野經身上，玉臂已纏著他的頭和頸，朱唇已與他的嘴接合著，已像蛇一般的纏著他。

就在玉體貼上他的一刻，他已感覺到她堅挺的雙峰壓著他的胸膛，那是一種動人心弦的銷魂。與此同時，他亦感到自己的下體起了異樣。

他的心「怦怦」地急跳著，即使是以往到生死邊緣都未有過的現象....‥

她的雙峰在摩擦著，感受著兩顆心的共同拍和。

突然，他有一種如被針刺的感覺。

他急忙抬頭，嚇然看到了田中孝怨毒中帶著驚天怒氣的目光正緊緊的盯著他。

兩目交投，乜野經身軀一震，竟被田中孝的目光嚇得飆了一身冷汗。

「鏘」的一聲，火の鳥已然出鞘，田中孝的目光有點猶豫。

也許，他是怕砍傷了他深愛的人。

也許，他是在顧念著他與乜野經得來不易的過命交情。

也許，他不敢，也不想試。

也許，還有也許。

這個擁抱實在是他媽的可怕，可使乜野經怦然心動，也可使平時冷靜沉著的田中孝臉色劇變，變得如此猙獰。可怕，有時甚至可以殺人。

就在此時，乜野經已一手把她推開，狠狠地推開，他亦同時匆忙躍起。因為就在這時，一堆暗器不知從何方射出，射向他的心和小腹。

他急忙用手擋下射往他心的暗器，但射向小腹的，已無力去擋了。

暗器射中了他的小腹，滲出鮮血。他想向他撲過去，但是卻不能，因為田中孝的已將他殺了，就在他想向她撲出之時，火の鳥已然把他的頭和身體分開了。血從倒下的身體噴出，濺到了她完美無瑕的嬌軀上，越發驚心的美艷。

田中孝怒道：「為什麼...？」

也許，他是想問她為什麼要殺乜野經。但是，他沒有再問了，因為她已對著他嫣然一笑，一笑足以傾城，足以傾心。

情人的笑往往可使人忘卻一切煩憂，至少在田中孝眼中，是的。

因為她笑，他已不再問了。

她已穿好了羅衣，在她穿衣的時候，依然是那麼端莊美麗，從她的笑意中，根本看不出剛才發生了什麼事。

田中孝亦已穿好了衣袍，擁抱著她，但卻防備著。

也許，他已不像以前般信任她。畢竟，乜野經總算是他很要好的兄弟。

但他卻還是擁抱著他，因為他還是痛愛著她的。

兩人相擁著。

良久，田中孝卻已倒地，胸口上有了兩個齒孔，流出紫黑色的血。

在金髮女郎的胸口處，卻多了一條蛇，一條正伏在她高聳胸脯處的毒蛇。